

一九九三年——一九九四年

《读书》十年

杨之水◎著

DU SHU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一九九四年

《读书》十年

扬之水◎著

贵州师范学院内部使用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目 录

一九九三年 / 001

一九九四年 / 127

一九九三年

贵州师范学院内部使用

一月一日 星期五

读杨绛《杂忆与杂写》。

将《同文馆狱》改就。

一月二日 星期六

将《春秋笔法》草成。

一月三日 星期日

往编辑部,准备第三期稿。

一月四日 星期一

往编辑部,继续准备第三期稿。

阅吕叔湘《未晚斋杂览》校样。

一月五日 星期二

给谷林先生送去一个小台历。

往铁道部。

归途过琉璃厂,在中华门市部盘桓一小时。

午后陈四益来,送来“新百喻”稿,取走“脂麻”稿。

一月六日 星期三

往北图取复制的《春雨楼集》书影。又将集借出,补抄了几条材料。

午间朱学勤来,与老沈一起请他在华龙饭店吃饭。

饭后回到编辑部,设计封二版式。

夜来小雪。

一月七日 星期四

往社科院访李伊白,讲定请她看校样事。

午后往编辑部，送交《未晚斋杂览》校样，又取回《书与画像》校样。

一月八日 星期五

与范老板、夏宗禹、吴彬同车往现代文学馆，参加纪念聂绀弩诞生九十周年座谈会。得一册《聂绀弩诗全编》。午间每人一盒肯德基。

饭罢仍有讨论。与范老板、吴彬提前撤出。却见门外已是大雪纷飞，雪盈数寸。

一月九日 星期六

往编辑部，设计封三及内文广告版式。

将《文人与文》中的阮籍一则草成。

一月十日 星期日

写就陆机、东方朔两则。《文人与文》算是交卷（寄王得后）。

晚间往三五〇一厂招待所孙中辉处，取回严格先生托带的“鲁迅序跋的著作”两函。

一月十一日 星期一

午间往编辑部，贴二校样图。丁聪送来版式，标图版尺寸。

将陆、沈事改写一回，交齐大芝。

一月十二日 星期二

往编辑部。又往中华，取《晋书》。

访商务李新英，为陆灏索得汉译世界名著书目。

午后又往编辑部，取得第一期样书。这是《读书》创刊以来，第一次彻底改变面目。

一月十三日 星期三

往编辑部,发稿,忙一日。

又开会讨论《读书》下一步的行动:向趣味,抑或向学术靠拢?公议的结果是兼行。

晚间阅吴尔夫《书与画像》校样。

一月十四日 星期四

上午将校样阅毕。午后送往编辑部。又将《读书》第三稿送往朝内,交郝德华。

一月十五日 星期五

午间往社科院,从李伊白处取来校样,然后往编辑部,阅校样。

一月十六日 星期六

往编辑部,处理校样。

午后往东单文具店为小航买英语本,购得一支英雄金笔(三十三元)。

一月十七日 星期日

读陈恭禄的《中国史》。

一月十八日 星期一

往编辑部。请老马给冯亦代先生送去邮件。

往资料室借书。

邵铁真来,坐谈半时。

往社科院。

一月十九日 星期二

联系为陆灏捎书事。薄小波适回南，但自家行李也多，几番劝说，总算应允。从楼下老吴家借了三轮车，又拿了家中的行李车，几费周折，才运送到车站。又值春运期间，拥挤程度非往日可比，连站台票也卖到两块钱一张。直折腾了近两个小时，一身大汗。

晚间看电视《一代贤后》，孙毓敏主演。演述汉文帝与窦皇后事。除窦起微贱，与幼弟失散，后终相认一节于史有征外，余皆小说家言。而道具之使用，更荒唐之甚。线装书、纸，皆堂而皇之，作为情节之主要。一副对子，亦不通之极。文帝书以上联“尧天舜甸龙飞日”，窦后对以下联“良辰美景凤舞时”。这且不论，再说对联西汉时即已有了么？

一月廿日 星期三

读《中国史》。

午后为外婆送去年货。

归途过琉璃厂。

一月廿一日 星期四

访梵澄先生。今日他的情绪似乎很激动。

往社科院郭宏安处取书。

三联开大会（沈离职，董就职）。午间在咸丰酒店会餐，皆未往。吴、倪来，送来奖金。吴彬吃得不舒服，大约酒也多喝了一些（一瓶半花雕），一个劲儿恶心。

一月廿二日 星期五

往编辑部。

与志仁同往李师傅家中拜年。回想这师徒之谊,已有二十一年,转眼我也将及当年师傅教我开车的年龄。

一月廿三日 星期六(癸酉年初一)、廿四日 星期日

两日家居读书(《东周列国志》)。

一月廿五日 星期一

与志仁往外婆家拜年。志仁在外拜年一日。午后有周南生、晚间有王燕京夫妇来访志仁,均代为接待。

一月廿六日 星期二

仍读《东周列国志》。又从老沈那里借来一册我所缺的《史记》第五册。

午间老沈、老马来。

一月廿七日 星期三

欲将家藏二十四史所缺之部配齐,但书柜患满。故清理出一部分书籍(多为外国文艺理论、美学之类),打包寄往上海。

一月廿八日 星期四

往编辑部,处理信件。

午间与贾、沈在华龙吃包子。

初校样来,复印。

一月廿九日 星期五

往编辑部,选初校补白。

读《左传》。

一月卅日 星期六

往编辑部,处理初校样。忙了整整一上午,头疼、颈疼、腰疼。午间请丁聪、郝德华吃饭,求免而归。

晚间仍头疼不止,遂早早就寝。

(早晨往朝内取校样时,趁便将《古今》送还谷林先生。)

一月卅一日 星期日

读《左传》。

二月一日 星期一

往编辑部,阅稿。

往社科院,借得《盐铁论》。

读《左传》。

二月二日 星期二

往编辑部。

读《左传》。

《中国青年报》载靳飞访谈录。靳云初一、初二即自己读了全部四书五经、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不觉好生惊讶,——怎么读的?

二月三日 星期三

往编辑部。

读《左传》。

二月四日 星期四

访王泗原先生。以叶鞠裳的《缘督庐日记》持赠。

往社科院取稿。

读《左传》。

二月五日 星期五

往铁道部。

得老戴所惠之请柬，往人民大会堂参加“国学大师丛书”研讨会。发给新版三册，为胡适、鲁迅、陈寅恪。

读《左传》。

昔读《国史大纲》，对钱氏所云“春秋时代，实可说是中国古代贵族文化已发展到一种极优美极高尚极细腻雅致的时代”，留下印象，但却未作具体的印证。今于《左传》逐字逐句细细研读，方觉此言之“信”。真的，纵观后世两千年，除沿袭这早已奠定的传统之外，大约更多的，便是禁锢了。这也是“大一统”所必须。中国古代历史中，真正成功的革命，也许可以说只有一次，即秦始皇一统中国。

二月六日 星期六

往编辑部，处理二校样。

读《左传》。

二月七日 星期日

与志仁同往百货大楼，欲购一转椅，——连日来颈椎疼、腰疼，或者可以因此调整一下坐姿。不获。

读《左传》。除此著外，几乎废一切书不观。

二月八日 星期一

往编辑部，备下期稿件。

读《左传》。

二月九日 星期二

往中华书局取来《汉书》《清史稿》(请老沈帮忙)。

若谓《红楼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那么《左传》作为百科全书，则早其两千年，可曰“大一统”之前中国社会的百科全书。

二月十日 星期三

往编辑部。

到朝内取校样，送往李伊白处。

午后从编辑部取了宁成春的设计样稿送往郝德华处。

二月十一日 星期四

读《左传》。

晚间李伊白送校样来，坐谈一小时。

二月十二日 星期五

往编辑部，做发稿准备。

读于鬯《香草校书》中关于《左传》部分。觉此公颇能得古人之意，揆情度理，通达，透辟，很有些发明，又不仅学问淹通而已。

二月十三日 星期六

往朝内取样书及三校样。

阅校样。

二月十四日 星期日

八点钟即往编辑部，发稿。直忙到将近一点钟，方回家吃午饭。

二月十五日 星期一

往美术馆参观罗丹艺术展。

面对一具具青铜雕塑真品，方解通常人们所说“生命”“生命之真气”“生命之律动”的含义所在。的确，每一条筋肉下似乎都鼓荡着鲜血。有一件“我是美的”，给人印象很深。几件代表作差不多都在这里了：加莱义民、巴尔扎克、青铜时代、夏娃、大影子。无论效果怎样好的图片，与直接面对雕塑，都无法同日而语。

门口正在卖着由我责编的《关于罗丹——日记摘抄》，据说卖得很快。

晚阅读杨凝式的《韭花帖》，忽有所悟，写了几页字，自我感觉有进。

二月十六日 星期二

纷纷扬扬一日雪，落地化，落在树上却不化。忆及梁鼎芬致吴庆坻书简中的几句话：“门外大雪一尺，门内衰病一翁，寒鸦三两声，旧书一二种，公谓此时枯寂否？此人枯寂否？”似可自况。只是父母在不得言翁；旧书一二种，喜鹊三两只，却是即目。于是将此数语抄与何兆武、周黎庵、周一良、朱维铮诸先生，就便约稿。

二月十七日 星期三

往编辑部。

李庆西、尚刚来。午间往健力宝一侧的快餐部，老沈、老马及编辑部三人，共费二百四十余元。粤菜，无甚可称。

闻诸吴彬，人民文学出版社梁一三数月前往卢沟桥，即于

彼地服毒自杀。不觉一惊，细问缘由，却云不知。忆及几年前为《恋爱中的妇女》译稿事，数数往返，以及后来的几次交道，不觉黯然。究竟什么原因？

二月十八日 星期四

往琉璃厂，买纸、笔及印泥。

读《左传》。

二月十九日 星期五

《关于罗丹——日记摘抄》拟重印。午后董秀玉电召，遂往编辑部，将作者补发之序言与附录部分重新校过，统一译名，统一标点。

往编辑部。

吴方来。

陈四益来(送“新百喻”稿)。

二月廿日 星期六

大风一日，气温骤降。

奉到谷林先生来书，其中写道：

忽然想起黎元洪挽张振武的联语来：

为国家缔造艰难，功首罪魁，后世自有定论；

幸天地鉴临上下，私情公谊，此心毋负故人。

颇疑徐懋庸的“敌乎友乎，余惟自问；知我罪我，公已无言”，与此略有渊源。

二月廿一日 星期日

大风一日，闭门读《左传》。

先总奇怪,为什么国人总是好古。如今方有一点点明白,在很古的时候,吾土就有了无比精致的文化。钱穆先生这“精致”二字,想必是斟酌后下,当不可轻轻放过。自然春秋已不算古,但若以《左传》算作最早的一部信史,那么春秋时代也可称是脱离了传说时代的“信古”了吧。很难责怪国人为什么有那样强大的惰性力量,怕也是因为古人早已把一切都做得那样“精致”。一部《左传》已算得精致。熟谙于此,于中国的后来之种种,不说一通百通,亦可谓“思过半”。正是“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善”与“恶”,于此并见也。

二月廿二日 星期一

读书一日。

二月廿三日 星期二

往编辑部。

将《左传》读过一遍,人名索引大致做下来。尚须重读一过,再行核对,校理。

二月廿四日 星期三

往近代史所访丁名楠先生,是为何兆武先生所介绍(丁、何原是西南联大的同学)。

二月廿五日 星期四

已经下达了三联全部迁往永定门的通知,大家开始纷纷动作起来。我却总觉得一定还有“后命”,说不定《读书》能从“未减”。果然,今天得到最后的命令:《读书》迁回朝内,仍回到六年前的办公室。这已经不是“未减”,而差不多是“官复原职”的待

遇。却不是“皇恩浩荡”，而是“革命工作需要”，——必须留下一个部门在朝内守住房子。

二月廿六日 星期五

往编辑部，处理初校样。

二月廿七日 星期六

又起大风，一日。

往编辑部。处理初校样（从朝内取来，做好之后，又送去，——阿弥陀佛，这是最后一次麻烦了），直忙到午后。

今日得到冯至先生逝世的噩耗。去年十一月十四日曾与陆灏一起去拜望他，不意竟成永诀。当日先生还曾提到他翻译的那一本书，可如今连校样也还没有来。梵澄先生的两个最好的朋友，竟在一年中相继去世！

二月廿八日 星期日

大风一日。

读《史记》第五册，远不及《左传》精彩。可谓《左传》之简写本。

三月一日 星期一

往编辑部。

打点什物，准备搬迁。

三月二日 星期二

往朝内，处理第四期封二事。

读《易》。

三月三日 星期三

往地下室，帮助老沈捆书。